

第三十一回

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

话说晋惠公囚于灵台山，只道穆姬见怪，全不知衰经逆君之事，遂谓韩简曰：“昔先君与秦议婚时，史苏已有‘西邻责言，不利婚媾’之占。若从其言，必无今日之事矣。”简对曰：“先君之败德，岂在婚秦哉？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入？入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，君其察之。”惠公嘿然。

未几，穆公使公孙枝至灵台山问候晋侯，许以复归。公孙枝曰：“敝邑群臣，无不欲甘心于君者，寡君独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，不敢伤婚姻之好。前约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，再使太子圉为质，君可归矣。”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，愧惭无地，即遣大夫郤乞归晋，吩咐吕省以割地质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，会秦穆公，将五城地图，及钱谷户口之数献之，情愿纳质归君。穆公问：“太子如何不到？”省对曰：“国中不和，故太子暂留敝邑，俟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即出境矣。”穆公曰：“晋国为何不和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自知其罪，惟思感秦之德，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报秦之仇，以此不和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汝国犹望君之归乎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以为必归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，小人以为必不归，坚欲立太子以拒秦。然以臣愚见，执吾君可以立威，舍吾君又可以见德，德威兼济，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诸侯也。伤君子之心，而激小人之怒，于秦何益？弃前功而坠伯业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”穆公笑曰：“寡人意与饴甥正合！”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设官分守，迁晋侯于郊外之公馆，以宾礼待之，馈以七牢，遣公孙枝引兵同吕省护送晋侯归国。凡牛羊豕各一，谓之一牢，七牢，礼之厚者，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

惠公自九月战败，囚于秦，至十一月才得释。与难诸臣，一同归国，惟虢射病死于秦，不得归。蛾晰闻惠公将入，谓庆郑曰：“子以救君误韩简，君是以被获，今君归，子必不免，盍奔他国以避之？”庆郑曰：“军法：‘兵败当

死，将为虜当死。’况误君而貽以大辱，又罪之甚者？君若不还，吾亦将率其家属以死于秦，况君归矣，乃令失刑乎？吾之留此，将使君行法于我，以快君之心，使人臣知有罪之无所逃也，又何避焉？”蛾晰叹息而去。惠公将至绛，太子圉率领狐突、郤芮、庆郑、蛾晰、司马说、寺人勃鞞等，出郊迎接。惠公在车中望见庆郑，怒从心起，使家仆徒召之来前，问曰：“郑何敢来见寡人？”庆郑对曰：“君始从臣言报秦之施，必不伐；继从臣言，与秦讲和，必不战；三从臣言，不乘‘小驷’，必不败。臣之忠于君也至矣！何为不见？”惠公曰：“汝今尚有何言？”庆郑对曰：“臣有死罪三：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听，罪之一也；卜车右吉，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召二三子，而不能使君必不为人擒，罪之三也。臣请受刑，以明臣罪。”惠公不能答，使梁繇靡代数其罪，梁繇靡曰：“郑所言，皆非死法也。郑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泞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顾，一宜死。我几获秦君，汝以救君误之，二宜死；二三子俱受执缚，汝不力战，不面伤，全身逃归，三宜死。”庆郑曰：“三军之士皆在此，听郑一言：有人能坐以待刑，而不能力战面伤者乎？”蛾晰谏曰：“郑死不避刑，可谓勇矣！君可赦之，使报韩原之仇。”梁繇靡曰：“战已败矣，又用罪人以报其仇，天下不笑晋为无人乎？”家仆徒亦谏曰：“郑有忠言三，可以赎死，与其杀之以行君之法，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。”梁繇靡又曰：“国所以强，惟法行也。失刑乱法，谁复知惧！不诛郑，今后再不能用兵矣！”惠公顾司马说，使速行刑。庆郑引颈受戮。髯仙有诗叹惠公器量之浅，不能容一庆郑也。诗曰：

闭余谁教负泛舟？反容奸佞杀忠谋。

惠公褊急无君德，只合灵台永作囚！

梁繇靡当时围住秦穆公，自谓必获，却被庆郑呼云：“急救主公！”遂弃之而去。以此深恨庆郑，必欲诛之。诛郑之时，天昏地惨，日色无光，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，蛾晰请其尸葬之，曰：“吾以报载我之恩也！”惠公既归国，遂使世子圉随公孙枝入秦为质，因请屠岸夷之尸，葬以上大夫之礼，命其子嗣为中大夫。

惠公一日谓郤芮曰：“寡人在秦三月，所忧者惟重耳，恐其乘变求入，今日才放心也。”郤芮曰：“重耳在外，终是心腹之疾，必除了此人，方绝后患。”惠公问：“何人能为寡人杀重耳者？寡人不吝重赏。”郤芮曰：“寺人勃鞞，向年伐蒲，曾斩重耳之衣袂，常恐重耳入国，或治其罪。君欲杀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”惠公召勃鞞，密告以杀重耳之事。勃鞞对曰：“重耳在翟十二年矣。

翟人伐咎如，获其二女，曰叔隗、季隗，皆有美色。以季隗妻重耳，而以叔隗妻赵衰，各生有子，君臣安于室家之乐，无复虞我之意，臣今往伐，翟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，胜负未卜，愿得力士数人，微行至翟，乘其出游，刺而杀之。”惠公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遂与勃鞞黄金百镒，使购求力士，自去行事：“限汝三日内，便要起身，事毕之日，当加重用。”自古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言。”惠公所托，虽是勃鞞一人，内侍中多有闻其谋者。狐突闻勃鞞挥金如土，购求力士，心怀疑惑，密地里访问其故。那狐突是老国舅，那个内侍不相熟？不免把这密谋来泄漏于狐突之耳。狐突大惊，即时密写一信，遣人星夜往翟，报与公子重耳知道。

却说重耳，是日正与翟君猎于渭水之滨，忽有一人冒围而入，求见狐氏兄弟，说：“有老国舅家书在此。”狐毛、狐偃曰：“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书，必然国中有事。”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书信，叩了一头，转身就走，毛偃心疑，启函读之，书中云：“主公谋刺公子，已遣寺人勃鞞，限三日内起身，汝兄弟稟知公子，速往他国，无得久延取祸。”二狐大惊，将书稟知重耳。重耳曰：“吾妻子皆在此，此吾家矣，欲去将何之？”狐偃曰：“吾之适此，非以营家，将以图国也，以力不能适远，故暂休足于此。今为日已久，宜徙大国，勃鞞之来，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？”重耳曰：“即行，适何国为可？”狐偃曰：“齐侯虽耄，伯业尚存，收恤诸侯，录用贤士。今管仲、隰朋新亡，国无贤佐，公子若至齐，齐侯必然加礼。倘晋有变，又可惜齐之力，以图复也。”重耳以为然，乃罢猎归，告其妻季隗曰：“晋君将使人行刺于我，恐遭毒手，将远适大国，结连秦楚，为复国之计。子宜尽心抚育二子，待我二十五年不至，方可别嫁他人。”季隗泣曰：“男子志在四方，非妾敢留，然妾今二十五岁矣，再过二十五年，妾当老死，尚嫁人乎？妾自当待子，子勿虑也！”赵衰亦嘱咐叔隗，不必尽述。

次早，重耳命壶叔整顿车乘，守藏小吏头须收拾金帛。正吩咐间，只见狐毛、狐偃仓皇而至，言：“父亲老国舅见勃鞞受命次日，即便起身，诚恐公子未行，难以提防，不及写书，又遣能行快走之人，星夜赶至，催促公子速速逃避，勿淹时刻！”重耳闻信，大惊曰：“鞞来何速也？”不及装束，遂与二狐徒步出于城外，壶叔见公子已行，止备犊车一乘，追上与公子乘坐。赵衰、臼季诸人，陆续赶上，不及乘车，都是步行。重耳问：“头须如何不来？”有人说：“头须席卷藏中所有逃去，不知所向了。”重耳已失窠巢，又没盘费，此时情绪，好不愁闷！事已如此，不得不行。正是忙忙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

网之鱼。公子出城半日，翟君始知，欲赠资装，已无及矣。有诗为证：

流落夷邦十二年，困龙伏蛰未升天。

豆箕何事相煎急？道路于今又播迁。

却说惠公原限寺人勃鞮三日内起身，往翟干事，如何次日便行？那勃鞮原是个寺人，专以献勤取宠为事。前番献公差他伐蒲，失了公子重耳，仅割取衣袂而回，料想重耳必然衔恨。今番又奉惠公之差，若能够杀却重耳，不惟与惠公立功，兼可除自己之患。故此纠合力士数人，先期疾走，正要公子不知防备，好去结果他性命。谁知老国舅两番送信，漏泄其情，比及勃鞮到翟，访问公子消息，公子已不在了。翟君亦为公子面上，吩咐关津，凡过往之人，加意盘诘，十分严紧。勃鞮在晋国，还是个近侍的宦者，今日为杀重耳而来，做了奸人刺客之流，若被盘诘，如何答应？因此过不得翟国，只得快快而回，复命于惠公。惠公没法，只得暂时搁起。

再说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齐邦，却先要经繇卫国，这是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。重耳离了翟境，一路穷苦之状，自不必说。数日，至于卫界，关吏叩其来历，赵衰曰：“吾主乃晋公子重耳，避难在外，今欲往齐，假道于上国耳。”吏开关延入，飞报卫侯，上卿宁速，请迎之入城。卫文公曰：“寡人立国楚丘，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，卫、晋虽为同姓，未通盟好。况出亡之人，何关轻重？若迎之，必当设宴赠贿，费多少事，不如逐之。”乃吩咐守门阍者，不许放晋公子入城，重耳乃从城外而行。魏犇、颠颉进曰：“卫毁无礼，公子宜临城责之。”赵衰曰：“蛟龙失势，比于蚯蚓。公子且宜含忍，无徒责礼于他人也。”犇颉曰：“既彼不尽主人之礼，剽掠村落，以助朝夕，彼亦难怪我矣。”重耳曰：“剽掠者谓之盗，吾宁忍饿，岂可行盗贼之事乎？”

是日，公子君臣尚未早餐，忍饥而行。看看过午，到一处地名五鹿，见一伙田夫，同饭于陇上，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。田夫问：“客从何来？”偃曰：“吾乃晋客，车上者乃吾主也。远行无粮，愿求一餐！”田夫笑曰：“堂堂男子，不能自资，而问吾求食耶？吾等乃村农，饱食方能荷锄，焉有余食及于他人？”偃曰：“纵不得食，乞赐一食器！”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：“此土可以器也！”魏犇大骂：“村夫焉敢辱吾！”夺其食器，掷而碎之，重耳亦大怒，将加鞭扑。偃急止之曰：“得饭易，得土难，土地国之基也。天假手野人，以土地授公子，此乃得国之兆，又何怒焉？公子可降拜受之。”重耳果依其言，下车拜受。田夫不解其意，乃群聚而笑曰：“此诚痴人耳！”后人诗曰：

土地应为国本基，皇天假手慰艰危。

高明子犯窺先兆，田野愚民反笑痴。

再行约十余里，从者饥不能行，乃休于树下，重耳饥困，枕狐毛之膝而卧。狐毛曰：“子余尚携有壶餐，其行在后，可俟之。”魏犢曰：“虽有壶餐，不够子余一人之食，料无存矣。”众人争采蕨薇煮食，重耳不能下咽，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，重耳食之而美。食毕，问：“此处何从得肉？”介子推曰：“臣之股肉也。臣闻：‘孝子杀身以事其亲，忠臣杀身以事其君。’今公子乏食，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。”重耳垂泪曰：“亡人累子甚矣！将何以报？”子推曰：“但愿公子早归晋国，以成臣等股肱之义，臣岂望报哉！”髯仙有诗赞云：

孝子重归全，亏体谓亲辱。

嗟嗟介子推，割股充君腹。

委质称股肱，腹心同祸福。

岂不念亲遗，忠孝难兼局。

彼哉私身家，何以食君禄。

良久，赵衰始至。众人问其行迟之故，衰曰：“被棘刺损足胫，故不能前。”乃出竹笥中壶餐，以献于重耳。重耳曰：“子余不苦饥耶？何不自食？”衰对曰：“臣虽饥，岂敢背君而自食耶？”狐毛戏魏犢曰：“此浆若落子手，在腹中且化矣。”魏犢惭而退。重耳即以壶浆赐赵衰，衰汲水调之，遍食从者，重耳叹服。重耳君臣一路觅食，半饥半饱，至于齐国。

齐桓公素闻重耳贤名，一知公子进关，即遣使往郊，迎入公馆，设宴款待。席间问：“公子带有内眷否？”重耳对曰：“亡人一身不能自卫，安能携家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寡人独处一宵，如度一年，公子继在行旅，而无人以侍巾栉，寡人为公子忧之！”于是择宗女中之美者，纳于重耳，赠马二十乘，自是从行之众，皆有车马。桓公又使廩人致粟，庖人致肉，日以为常。重耳大悦，叹曰：“向闻齐侯好贤礼士，今始信之！其成伯，不亦宜乎？”其时周襄王之八年，乃齐桓公之四十二年也。

桓公自从前岁委政鲍叔牙，一依管仲遗言，将竖刁、雍巫、开方三人逐去，食不甘味，夜不酣寝，口无谗语，面无笑容。长卫姬进曰：“君逐竖刁诸人，而国不加治，容颜日悴，意者左右使令，不能体君之心，何不召之？”桓公曰：“寡人亦思念此三人，但已逐之，而又召之，恐拂鲍叔牙之意也。”长卫姬曰：“鲍叔牙左右，岂无给使令者？君老矣，奈何自苦如此！君但以调味，先召易牙，则开方、竖刁可不烦招而致也。”桓公从其言，乃召雍巫和五味。

鲍叔牙谏曰：“君岂忘仲父遗言乎？奈何召之？”桓公曰：“此三人有益于寡人，而无害于国。仲父之言，无乃太过！”遂不听叔牙之言，并召开方、竖刁。三人同时皆令复职，给事左右，鲍叔牙愤郁发病而死，齐事从此大坏矣。后来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